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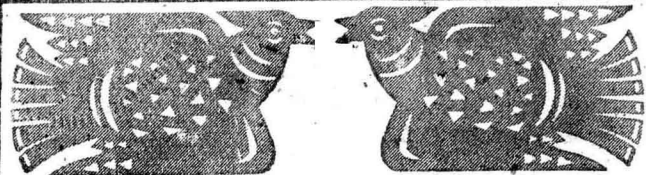
中國人民文藝藝術

漳河水

阮章競作



新華書店發行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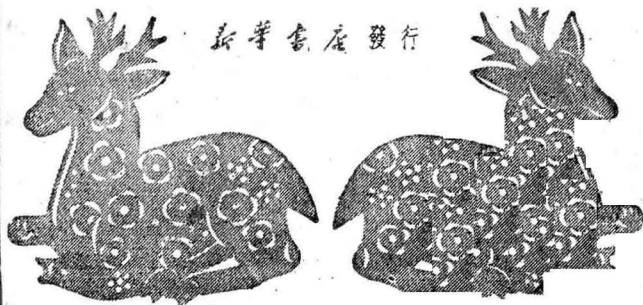
中國人民出版社

漳河水

(漳河小曲)

阮章競作

新華書店發行



書號：0651 (54—023)

漳 河 水 (漳河小曲)

作 者： 阮 章 競

編輯者： 中國人民文藝叢書編輯委員會

發行者： 新 華 書 店

印刷者： 新華印刷廠北京第一廠
(阜成門外北禮士路)

1—10,000[京]

一九五〇年九月初版

小 序

離開漳河一年多了。今年春天，回去一趟，正碰上桃紅柳綠的時候，一天偶爾在河邊走走，山坡樹林間傳出歌聲來，娓娓悠揚覺得好聽。是婦女生產互助組唱的。她們在歌唱自己的翻身，歌唱自己的勞動，歌唱自己的快樂。

太行山——我的第二故鄉，太行山的人民和全華北人民一樣，在共產黨的領導下，消滅了封建剝削制度，解放了自己，並和自己的子弟兵——中國人民解放軍比肩作戰，從自己的家門口，先打走一個日本帝國主義，接着又打走一個蔣美匪幫軍隊，建立起一塊自由幸福的新天地。太行山的婦女，過去在封建傳統、俗習的野蠻壓迫下，受到了重重的災難。但隨着抗日戰爭，減租減息，解放戰爭，土地改革，這兩個時期的偉大鬥爭，她們獲得了自由，認識了自己的力量。十多年來，她們忍受着難以設想的重負，支持人民解放事業；並且不斷地和封建傳統俗習作鬥爭。在黨的領導

下，積極參加生產，獲得婦女澈底的解放自由。她們的豐功偉業，在祖國解放的史詩中，佔着光榮的一頁。

自聽了歌聲以後，縈繞腦中。找人口述，錄下些片斷的歌兒，自己又模仿着編了些，組織成現在的樣子。

三個女主人公到底是那個村的，沒打聽出來。羣衆說好多村都有這樣的故事和大小異的歌兒。

這些片片斷斷的歌兒，原無題名，也無章段和小題。因故事發生在漳河兩岸，民間歌謠中常用頭一句做題名的，故名『漳河水』。

題名是有了，但這篇東西是由當地許多民間歌謠湊成的，代表這些歌兒的總的形式叫什麼呢？每個詞兒都註明採用是什麼調吧，如『開花調』、『刮野鬼』、『梧桐樹』、『綉荷包』、『打寒蟲』、『大將』、『一舖灘灘楊樹根』、還有好多失名的。可是這些歌謠又因人因村，唱得大不相同，我所聽過的『開花調』就有五六種，據當地同志說還要多；而且也不能說明曲調的總的形式。如陝北的『鄜鄜』、『道情』、

是總的形式名稱，其中包括很多曲調名：『剛調』、『虞美人』、『剪剪花』等等。說是『山歌』，在北方很少聽說這兩個字；說是『秧歌』，太行山的秧歌是一種戲曲名，和平常唱的歌兒，有嚴格的區別；說是『快板』，快板是『說』的不是『唱』的；說是『詩』，羣衆叫『唸』，用文人的說法是『朗誦』，現在這些東西分明是唱的；『樂歌』、『樂曲』、『樂章』，太文雅；『合唱』、『大合唱』，更是胡謔；『牧歌』，洋來洋去；『夜曲』，『夜歌』，也不對，人家常常在白天唱的。寫『圈套』用了『俚歌故事』四個字，曾引起個別同志的不同意，這回如果名不正，就更言不順了。想了好多時候想不出來。

有一天，碰見兩個牧童在河邊飲羊，嘴裏也哼着這些歌兒。我問他們唱的是什麼，回答是『小曲』。故把這許多曲調總名叫『漳河小曲』。

一九四九，除夕，序於北京

目 錄

小序	一
第一部 往日	一
第二部 解放	一六
第三部 長青樹	五三

第一部 往日

漳河小曲

漳河水，九十九道灣，
層層樹，重重山，
層層綠樹重重霧，
重重高山雲斷路。

清晨天，雲霞紅紅艷，
艷艷紅天掉在河裏面，
漳水染成桃花片，
唱一道小曲過漳河沿。

三個姑娘

漳河水，水流長，

漳河邊上有三個姑娘：

一個荷荷一個苓苓，

一個名叫紫金英。

河邊楊樹根連根，

姓名不同却心連心。

低聲拉話高聲笑，

好說個心事又好羞。

荷荷想配個『抓心丹』，

苓苓想許個『如意郎』，

紫金英想嫁個『好到頭』，

●『抓心丹』『如意郎』『好到頭』，理想愛人的暱稱。

毛毛小女不知道愁。

斷線風箏女兒命，

事事都由爹娘定。

媒婆張老嫂過河來，

從脚看到天靈蓋。

爹娘盤算的是銀和金，

閨女盤算的是人和心。

不知道姓，不知道名，

不知道是老漢是後生。

押寶押在那一寶，

是黑是紅鬼知道！

偷偷燒香暗許願，

觀音菩薩唸千遍。

心操碎，人愁死，

三天沒吃完半合米！

三月裏，桃花兒開，

押的寶子揭了蓋。

三尺青絲盤成髻，

抬過河，抬過川。

漳河水，水流長，

三人的心事都走了樣：

荷荷配了個『半封建』①，

①『半封建』，即封建富農。

天天眼淚流滿臉！

苓苓許了個狠心郎，

連打帶罵捎上爹娘！

紫金英嫁了個癆病漢，

一年不到守空房！

年年要過十二個月，

渡過冷來渡過熱。

榆花開，花開搭戲台，

姊妹們回娘家碰在一塊。

無心看牛郎會織女，

無心看郭駙馬「打金枝」。

三人拉手到漳河沿，

滴滴淚珠掛腮邊！

桃花塢，楊柳樹，

東山月兒雲遮住。

漳河流水水流沙，

荷荷一淚一聲訴：

「常陰天，森羅殿，

自從關進那磚門院，

苦胆拌黃蓮！

一鍋要做兩樣飯，

婆婆罵硬，小姑嫌爛，

拍拍三巴掌！

人家端碗俺旁邊看，

罵俺眼饞不洗衣裳，

張嘴「敗婆娘！」

禿漢要鞋，小姑要裙，

貼工容易難貼線，

俺沒買花錢。

抽俺的筋筋搓成線，

也買不下婆家心半片，

還罵沒針尖❶！

十七的閨女四十的漢，

光禿禿腦壳長毛臉，

活像個琉璃蛋！

❶『針尖』，婦女活計好手工叫有針尖。

馬驟鍋，駱駝背，
塌鼻子吊個沒牙嘴，
黑心肝像鬼！

「媳婦是塊爛銹鐵，
揣在懷裏暖不熱！」
婆婆罵得絕！

「老婆是牆上一層泥，
你要死了我再娶！」
放他娘狗屁！

那年才把頭熬到？
漳河你爲甚不出槽？

給俺冲條道！」

桃花塢，楊柳樹，

北岸石塢夜半哭！

河底不平掀起浪，

苓苓揭開冤家賬：

『天上的雲彩千變化，

漢子對我好就要，

惱了就是打！

俺說好狗不咬雞，

好漢子不打自己妻，

上社去說理！

「娶來媳婦買來馬，

任我騎來任我打！」

他說是老王法！

一湯一飯想着他飢，

一冷一熱惦着他衣，

回我冷蛋子！

縫衣做飯紡線線，

天明忙到二更天，

他還嫌糖不甜！

推罷碾來又推磨，

不順他眼都是俺錯，

理是由他說！